

■ 贵州秘境丛书

岩画上的蛛丝马迹

YanHuaShangDeZhuSiMaJiGuizhouMiJingCongShu

■ 贵州的岩画与别处的大相径庭，它们星星点点地散布在群山万壑之中，它们点染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色彩，他们的背后是一个个未知的故事……当我们站在苍苍岩画下，看到的是人类文化的蛛丝马迹。

YanHuaShangDeZhuSiMaJi
zhouMiJingCongShu

田景星 张明 著

□ 贵州秘境丛书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岩画上的蛛丝马迹

YanHuaShangDeZhuSiMaJiGuizhouMiJingCongShu

□ 贵州的岩画与别处的大相径庭，它们星星点点地散布在群山万壑之中，它们点染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色彩，他们的背后是一个个未知的故事……当我们站在苍苍岩画下，看到的是人类文化的蛛丝马迹。

YanHuaShangDeZhuSiMaJiGuizhouMiJingCongShu

■ 田景星 张明 著

责任编辑：廖小安 袁华忠

封面设计：唐锡璋

技术设计：唐锡璋

摄影：简家奎

描图：张勇 张宇 刘素娟 潘淘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岩画上的蛛丝马迹 / 田景星, 张明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9

(贵州秘境丛书)

ISBN 7-221-05596-3

I. 岩... II. ①田... ②张... III. 崖画 - 简介 - 贵州省 IV. K87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2219号

岩画上的蛛丝马迹

田景星 张明 著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制

开本 850 × 1168毫米 1/32

印张 5.25印张

字数 图文版面字数55千字

印数 1160册

版次印次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21-05596-3 / K · 596

定价 10.00元

目 录

1	一、重回历史：谈古论今探岩画
2	1. 追寻生命：岩画的宇宙空间
9	2. 关注生活：岩画的社会图景
22	二、踏遍千山：黔山嵯峨访岩画
24	1. 千古迷雾：红岩天书
45	2. 牂牁遗韵：花江峡谷岩画群
60	3. 黔中秘境：开阳岩画
65	4. 黔南惠风：长顺岩画
70	5. 星光点点：贵州其他岩画
74	三、苦读岩画：走进远古苍茫的世界
75	1. 神灵的世界： 贵州岩画中的奇异符号
81	2. 生命的世界： 贵州岩画中的人与动物

3. 自然的世界:	90
贵州岩画中的田园山川房舍	
4. 生活的世界:	94
贵州岩画中的日用器物	
 四、刨根问底: 告别洪荒说岩画	 105
1. 何时画之:	105
贵州岩画的时代	
2. 何人画之:	114
贵州岩画的作者	
3. 何物画之:	124
贵州岩画的绘画方法和特点	
 五、余音了了: 再看岩画	 134
1. 南北有别:	134
岩画的区域特征	
2. 画外传神:	145
岩画的符号启示	
3. 画外余音: 再谈贵州岩画	152
 附录: 主要参考资料	 159



一、重回历史： 谈古论今探岩画

岩画是我们的先民对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表达方式，通过岩画作品中的人为发挥，恰当地表现出那个时代人们对艺术的理解和思维模式，在岩画的图景世界里，揭示了原始人类的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哲学思想、审美观念等丰富的内涵，从而给当代人以深刻的启迪。时光如梭，光阴似箭，就置身于宇宙时空中十分渺小的人类来说，数万年的时间太久远，人类在这段时间创造了太多的文明，让我们目不暇接。岁月抵挡不住前进的洪流，正是人类前进的步伐踏平了幼稚的梦想，童年的浪漫主义被现代的实



用理性主义无情地摧毁，古代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渐渐消失在现代文明中。面对日益异化的世界，面对现代化的困境，回头面对古代生活的丰富表象，我们的感慨由衷而来。

1. 追寻生命：

岩画的宇宙空间

谈到岩画的宇宙空间，我们不能不把它置放于原始时代中去思考，作为古代人类生活的图景之一，它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生活片断。岩画与同时代以及较之更晚期的其他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贵州岩画的特征看也暗示着它们之间的血缘关系。

对于岩画的作者，学者们认为可能是原始时代的巫师。从发生的角度看，原始艺术的产生与原始宗



教和原始巫术的关系极为密切。

《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无形”就是一个人们看不见的超自然世界，巫师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沟通眼前的实存世界和虚幻的神灵世界，然后将二者统一起来，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中说：“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是统一的，在任何时刻里，看得见世界的事件都取决于看不见的力量。”因此，我们在研究岩画时，要从原始思维的角度去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才能从那些艺术符号里探寻其所蕴含的文化本义。

在蒙昧、野蛮时代，我们的先民手握石器、木棒，面对着充满危险的大自然，生活的艰辛使他们对自然、对命运产生了敬畏。如何解除这种对自然的恐惧和对命运的无奈？巫术是最理想的舞台。在原始先民的心里，形象与实体之间具有



某种不可言喻的神秘的同一性，巫术就是把这种“同一”相沟通以期获得超自然界的力量降福人类，在这种巫术心理的支配下，原始先民们不畏艰险，在苍凉的群山绝壁上留下无数的岩画，以期得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东西，这是岩画的巫术意味和它所担负的使命。

为什么人类最初会有这种信仰行为和崇拜意识？这是因为，不可知世界有着超出自然的神力，让原始先民在视觉和心灵上对自然生生不息的变化产生强烈的震撼，于是产生了最原始的信仰和崇拜，随着原始先民认识的不断深入，笼统的自然之力逐渐转化为具体的灵魂观念。灵魂观念的产生，导致了图腾神和祖先崇拜以及其他神灵的出现。原始先民便是用巫术和原始宗教来与超自然的神秘之力和灵魂世界进行联系，那么如何来进行联系呢？这就需要一种图像作为巫术的一部分成为沟通自然与超自然领域



的媒介。虽然这种图像本身不一定含有信仰和崇拜成分，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图像将感性的形式和超感性的意义互为一体。

这种图像在贵州岩画中多有发现，如具有典型意义的“十”字符号，在开阳画马岩、长顺傅家院等岩画中就大量地出现。尽管“十”字符号的文化意义具有普遍性，但是我们仍可以从贵州岩画的特殊表象中仍可获得不少启示。



这些表现得与常见不同的十字形符号

“十”字符号不同的符号，表明居住在贵州高原的原始先民们对宇宙世界的认识与其他地区有相同之处，也有其独特的方面。我们将在



后面的章节对这些奇特的符号进行分析，古人通过这些符号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上面我们谈到，岩画在古代先民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这种特殊的作用决定了它所关怀的对象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不把这些岩画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作具体的分析。我们在对开阳画马岩、长顺傅家院、关岭花江马马岩等岩画作比较分析时发现，它们都位于相对幽静、人迹罕至的大山绝壁之中。

“画马岩”岩画位于开阳县与福泉市交界的清水江畔一座大山的崖壁上，“傅家院”岩画位于长顺县傅家院的两座山上，“马马岩”岩画位于关岭县花江镇北盘江上游的花江河段北岸的一些山崖上。这些“岩画”为什么要选择画在这类地方，这里就可能有一个如人类学家斯宾塞所说的“神场”，在这个神秘的区域里，具有它自己特殊的地貌和地形，这些都可能与各种看不



见的神秘力量联系在一起。在这奇异的“神场”里，巫师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将宇宙间奇异的力量与人联系在一起，使原始先民感受到天地精神的贯通，以此来获得超人的力量，原始先民认为只有依靠来自外部的奇异力量才能战胜自我和团结在一起，以征服自然。可以说，“神场”是当时原始先民精神的一种需要。朱狄在其《信仰时代的文明》中说：“人生苦短，神是人寄托永生的梦幻。对于短暂者而言，永生既是永远追求的，又是永远追求不到的。人与神之间，死与永生之间，其距离是无限的。”原始先民们离开这个“神场”悄然离去，但这里孕育出的神秘依旧不断地“庇护”着后世的子孙。在今天开阳“画马岩”处还有一座简陋的“山王庙”和两处“泰山石敢当”，关岭花江“马马岩”附近的“神仙洞”、“汉元洞”香火依然。他们之间有什么神秘的联系，



只能让后人去猜测、去冥想了。

从岩画和其他原始艺术的起源看，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原始艺术的产生与祭祀仪式有着很密切的共生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呢？

朱狄在其《信仰时代的文明》中又说：“祭祀仪式能把日常生活中的焦虑转移到一种符号活动中去，它的不断重复性把人类的行为程序化了，从而使无形的时空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共同的宗教信仰、对渎神行为的恐惧、更为小心翼翼的行为方式，把生产力低下的原始人紧紧束缚在一起。一种群体的价值观增强了，我们发现，经常举行祭祀仪式的部族要比没有这种仪式的部族具有更大的凝聚力，从而也就更容易为艰难的生存取得强有力的精神支持。”

当我们面对这些古老的图像，我们内心的共鸣是复杂的，这些岩画的生命意义，它的精神，总能唤醒我们对人类童年的很多回忆。在



我们对岩画丰富的表象进行文化的考察时，隐蕴在岩画符号深处的生命和精神逐渐彰显，如奔腾汹涌的大河水朝我们迎面而来，给我们以巨大的文化福泽。

2. 关注生活：

岩画的社会图景

人类从远古走来，对于他们说，世界的一切都充满着神秘，他们从内心里感到有一种恐惧，世界对于人类来说总是抱有一种莫名的敌意。在那个年代困扰人类的主要有两件大事，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对于前者的生产来说，主要是靠采集和狩猎；对于后者的生产来说，则是人自身的生产。与此相对应，人类艺术史的最初几页中映入人们眼帘的多为这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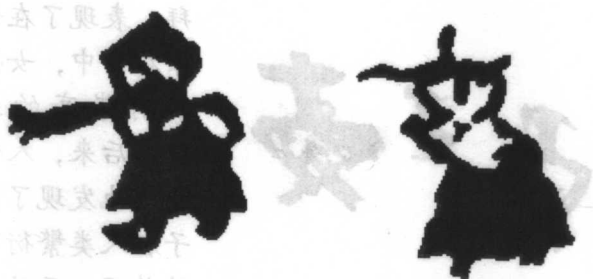
题材：动物和裸妇遍布大江南北、国内国外的岩画上，此类题材比比皆是。

种种文化现象表明，人类在其历史上曾有过一段很长的生殖崇拜时期。生殖崇拜是人类最古老、最持久的一种崇拜信仰文化，它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初人类不懂两性交媾与孕育的关系，男子的作用未被原始先民们所认识和注意，妇女理所当然地受到先民们的敬仰，这时生殖崇拜的对象是生育的本体——女人体自身。表现在岩画上就是对女性和女阴象征手法的描绘。同时代世界各地出土的不同类型“维纳斯”女神像，也极力地渲染和夸张这种生殖崇拜。

根据图像和某些局部的情况分析，贵州岩画中的人物造型中，女性形象占有突出的地位。王良范、



罗晓明在其《贵州岩画》中认为：“在关岭‘马马岩’岩画中有两个人像身着桶裙，头戴头饰，并且其中一个似乎被绘出隆起的乳房，故可推知这两个人物为女性。此外，长顺傅家院岩画中有一侧身行走之人像，头顶有高高的帽絮（或某种发型），大约也是女性人像。”



贵州岩画中的妇女图象





另外，我们在长顺傅家院红岩洞岩画上也看到对女阴象征性手法描绘的迹象。

在贵州岩画中，从头饰、服饰等分析，妇女的形象还与当地的民俗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一些贵州原始先民生活的气息。



长顺傅家院岩画中非常神秘的符号

对女性以及女性生殖器的崇拜，表现了在母系社会中，女性具有崇高的地位。后来，人们逐渐地发现了男子在人类繁衍中的作用，于是又逐渐地形成了另一种观念，胎儿完全是父亲的种子形成的，母亲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发育成长的场所而已。观念的转变，男子在生理上征服了女子，人类就由母系社会随之进入了父系社会，人类的原始信仰也进入了祖先